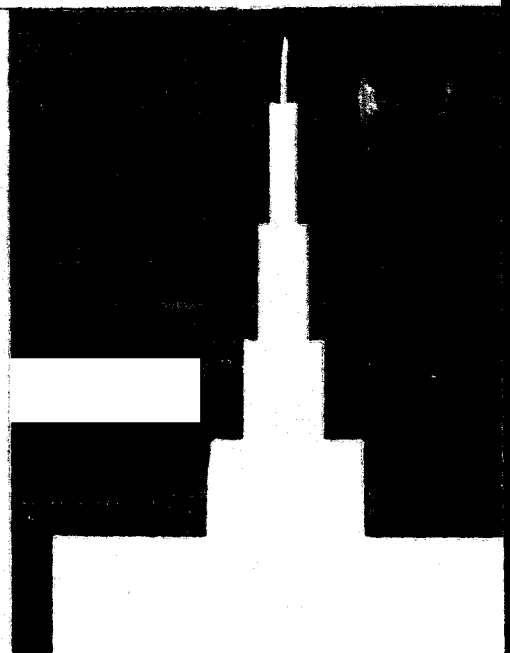


苏联七十年代 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苏联 七十年代中篇小说选

苏联七十年代中篇小说选

Sulian Qishiniandai Zhongpian Xiaoshuoxuan

郭家申 王守仁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37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6 插页:2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200

责任编辑:赵春润 插图:吴云华、肖祖臻
姜琳、杨建友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宁文

统一书号:10158·814 定价:3.05元

目 录

- (1) 您这儿有浅蓝耳朵的粉红色大象吗?
..... 符·维德拉什库 著
苏敬敏 侯守峰 译
- (39) 牧童与牧女.....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学奖金获得者
苏联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
维·彼·阿斯塔菲耶夫 著
王忠琪 白春仁 译
- (213) 心 病..... 苏联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
安徒生国际文学奖获得者
阿·格·阿列克辛 著
安迪 译 林荫成 校
- (265) 旧地重游.....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学奖金获得者
谢·阿·沃罗宁 著
禾 人 译
- (341) 爱惹祸的娜斯佳..... 科米自治共和国作家
根·尤什科夫 著
粟周熊 译
- (369) 炉 子..... 瓦·米哈里斯基 著
张祖武 译
- (413) 小小的家庭庆祝..... 鲍·尼科利斯基 著
苏永勤 达士营 译
- (457) 废弃的钻井塔..... 谢·阿·沃罗宁 著
粟周熊 李文厚 译

您这儿有浅蓝耳朵的 粉 红 色 大 象 吗？

符·维德拉什库 著

苏敬敏 侯守峰 译

1084/35

持续很久的暴风，由于气流运动反常，在中欧上空止住了。气象员们认定：这股风在某地上空奔窜、狂吼、旋转着，可是靠近地面却平静了。云彩在这儿好象“坐着”似的。这无数小水珠聚集起来的云团如同柔软、蓬松的棉絮，笼罩着大地。X城昏暗的建筑物上的窗户，犹如石怪的金睛火眼，闪闪发光。浓雾包围着的车辆和行人缓慢地移动着、拥挤不堪，谁也无法快行。

格里柯里亚·特里伏诺维奇·米罗诺夫要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呆上整整十个昼夜。在莫斯科时，他觉得好象在国外就能脱开惯常忙忙碌碌的事务，或许还能稍微摆脱一下最近时期以来的精神痛苦。几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夺走了他的妻子和八年级的女儿。她们死于一次无轨电车的翻车事故。此后，米罗诺夫迁居到城市另一头，换了房子，把原来的许多旧东西都给人了。周围的一切虽然都是新的，但内心的痛苦和精神的创伤却象眼前的浓雾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他。现在，当火车开近X城车站时，米罗诺夫的这种心情更加沉重了，仿佛预感到一种新的、更难料到的灾难将要降临。

公司代表在出站口等待着米罗诺夫的光临，他笑容可掬，做着欢迎的手势，邀请客人上车。

“亲爱的先生，格留云捷里太太将和您合作。请认识一下，

……她精通我们公司的业务，术语掌握得很熟练。”

这位殷勤生人的话语淹没在车站广场上的喧闹声中，只有“格留云捷里”这个词留在了米罗诺夫的记忆里。在他所熟悉的一门外国语的方言中，这个词意味着“痊愈”。想到这种偶然奇怪的巧合，他微笑了。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灰色的私人宅邸。四角都装饰着带有炮眼的塔楼，从里边射出微弱的灯光。这些塔楼就象专为人们在这种可怕的恶劣天气下做向导用的灯塔。客人被安置在一座塔楼下的房间里，两扇圆窗看起来象舷窗一样。房间里设有电视和浴室，浴室里的瓷砖墙壁和镀铬喷头闪闪发亮。厚实的窗帷，只要轻轻一按电钮就会自动分开。窗帷后面有两张铺好的床，并排放在一起。床边橱的门儿上镶嵌着旅馆塔楼的图案，带有旧式纱罩的不大的落地灯，用缎子裱糊的墙壁、水晶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假花——矢车菊、腊菊和一支合田草。米罗诺夫放好东西，洗了澡，掀开被子准备休息。他刚一打开灯，一眼就看见侧面墙上挂着一幅奇怪的画。一张白纸上，炭笔轻轻地勾画出一个裸体的年轻妇女，半卧在一把红色安乐椅上，左腿搭在右腿上，双手无力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是什么呢？没有头，头部却是一朵怒放的小花，就象一团燃烧的篝火。椅子上题着词：“Help! I need loving!”（救命啊！我需要爱情！）米罗诺夫熄了灯，这朵燃烧的小花也随之隐匿在黑暗之中。“他们什么事撰不出来呀！”米罗诺夫想。

已经快接近晚上九点了。他按照中欧地区的时间对好了表，在那里等待着。格留云捷里太太应该在九点钟给他来电话。她的电话早来了几分钟：“米罗诺夫先生，我们在下边等您吃晚饭。”

公司代表普列维问客人愿意在哪儿用饭：是在设有不错的

老式厨房的旅馆，还是去俄式餐厅。城里，离这儿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俄式餐厅，那儿可以象家里一样美餐一顿。米罗诺夫回答说，他很愿意在旅馆吃，同时，还希望饭后商谈一下预定的计划。

富丽堂皇的餐馆的大厅不知哪一点很象莫斯科郊外别墅的客厅。一切都沉浸在昏暗中，就餐厅讲，真是少有的寂静。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微弱的钢琴声，弹奏的是他熟悉的乐曲。米罗诺夫发现在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架绘有花纹的三角钢琴。钢琴腿在枝形吊灯和蜡烛昏暗的光线下现出几道暗影。弹琴人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如果不是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来回滑动的话，简直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特制的人体模型。

“咱们吃点什么呢？”格留云捷里太太说话的声调多么象他的家乡莫斯科音，致使米罗诺夫很惊讶。他迟疑片刻，说道：“就照主人的意思吧！”

普列维先生做了一个手势，在两步以外等候的服务员会意地点点头，就去备餐了。格留云捷里太太做了翻译。“太太”这个词同这位年轻女人怎么也不相称：卓昆达式的发型^①、匀称的矮鼻子、薄嘴唇、大大的却又稍微眯缝的眼睛。她神态庄重自恃，尽量不表露出丝毫的紧张，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就连那好象整整齐齐描过的眉毛上边也看出几条皱纹。格留云捷里太太只说些最必要的话，也就是做翻译式用一个词回答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好”，“明白了”，“清楚了”。这一晚上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关于米罗诺夫和公司代表的公事，商讨那些不带任何幽默感的技术性问题。格留云捷里太太一次也没有露出笑容，活象一副只会说话的假面具。间或，她用那

① 卓昆达式发型就是披在肩上的长头发。卓昆达是达·芬奇所作“蒙娜丽莎·卓昆达”的肖像画的女主人公。

刻有快乐的巴呼斯神^①的陶瓷酒杯喝点啤酒。她从不喝各种烈性酒，只喜欢喝啤酒。

分手时，普列维先生对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成功地谈妥这么多项业务表示非常满意，并让米罗诺夫谈谈他的空闲时间打算如何利用——可以到某地去玩一玩，可以到山上去休息，那里至今还是白雪皑皑，并没有被这种讨厌的雾气笼罩着。一般说来，客人是可以提出任何愿望的。格留云捷里太太也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米罗诺夫先生又是初次来到这里，一定要让他把美好的记忆带回莫斯科。格留云捷里太太翻译这些话时有些吞吞吐吐，但米罗诺夫并未觉察到她对普列维先生的许诺有所怀疑。

以后，米罗诺夫只在正式的、严肃的谈判桌上才见到公司代表，而其他时间和他经常打交道的只有格留云捷里太太。她带他参观了名胜古迹，并用她那渊博的知识给他一一作了介绍，带他看过电影，参观过博物馆。当米罗诺夫坐在大厅里看彩色电视的时候，她又为他做现场翻译。当然客人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但是她申明说，公司有一条严格的禁令——不准私自去作客。

“真的，有些人，”她特别强调了“有些人”，“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到他们的房间去，可我都是有礼貌地把他们‘打发’走了。”她突然用了这样一个粗鲁的词，致使米罗诺夫感到厌恶，但对这种尖锐的责备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可格留云捷里太太并没有发觉这一点，仍在继续评论着其他代表团的所作所为。无奈，她又不得不去同他们打交道。

“在你们莫斯科客人应该怎么做，是有规定的，而在其他国家则不然，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① 巴呼斯神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我倒不太清楚。”

“不久前，有这么一个人，他认为把我派给他不仅仅是为了当翻译和关照他的生活……他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对他就失敬了，于是他就恫吓我说，他要告诉我们的头儿。但他并不知道，这样一来对我更有利……”

一般说来，男人们都只想一件事……后来格留云捷里太太谈起男人时总是带着一种轻蔑的口吻，强调说，他们的欲望只是那么唯一的一点。

“格留云捷里太太，您多大了？”

“您看我有多大？”

“二十六岁左右，也许更小点。”

“二十八岁。”格留云捷里太太说。“我习惯听别人说我二十四岁。谁要说我岁数大，我就想咬断他的喉咙，我不希望超过二十四岁。咱们到家禽餐馆去，好吗？”

家禽餐馆就在旅馆旁边，是个小店铺，就象我们的小吃店。这里备有各种禽类食品：红烧蒜味鸡、酸奶油烤鸡加胡椒、核桃酱汁白煮鸡肉、烤火鸡、填馅鸭胗肝、蛋清鸡脑、熏雏鸡……

“我建议您吃一种最美味的，就象你们那里的烤羊肉串，——雏鸡肉馅点心。这种食品都要放在专门的木炭上烘烤，可口极了。”米罗诺夫吃得很香，格留云捷里太太坐在他的对面观察他，然后问道：“您喜欢吃吗？”得到他肯定回答后，她又劝他喝啤酒。她自己喝了一杯又一杯，格留云捷里太太习惯于小口地喝，喝着喝着她的脸沉了下来，目光冷酷无情。她说完下面几句话便戴上了眼镜。

“我是近视眼。视力零点七，但眼镜对我有损害，我尽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戴的。您知道，眼镜压在鼻梁上，就连

最年轻的容貌也会受到损害。”

她的话里带着一种教育者的口气，她突然变得象一个数学教师。米罗诺夫虽然是工程师，并且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一些精密的科学，可是他从不喜欢那些妄自尊大的数学家，他们就相信自己的学科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科学。因此，他现在感到，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译员，而是一个有原则性的数学家，好象她什么都懂，谁都能教。格留云捷里太太戴上眼镜来看米罗诺夫和不戴眼镜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她一般总是用冷漠的态度对待那些不得不去打交道的人，近视有助于她不去看清别人的脸面，实际上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才戴上眼镜，这时人的面部轮廓，原来看上去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现在却变得清清楚楚了，连眼睛、嘴唇、鼻子、下颏都能看得清。从禀性上看，格留云捷里太太并不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同时她也认为，所有人的脸都是彼此相象的，就如同国际列车的车厢一样，彼此相同，只不过号码不同而已。现在她戴上眼镜，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不久前经受了一场悲剧的人，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个悲剧她早已知道了，是国际服务公司的同事们告诉她的。不过他们郑重地提醒过，不要让米罗诺夫猜出来别人已经知道他的不幸了。如果是他自己讲出来的，那就应该对他表示同情（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能够立刻同别人分享甘苦——可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要勾起他的痛苦回忆，这样做就太不明事理了。

米罗诺夫看起来不象五十四岁的人。但他肯定是五十四岁，这一点格留云捷里太太是从她所见过的预先填好的履历表上和米罗诺夫的护照上了解到的。他，消瘦的脸，宽宽的前额，浓密的头发，几乎没有一根白的。（“经过这样的震动，人的头发怎能不白呢？”）深邃的眼窝，还有饱含痛苦的眼睛。

是的，眼睛往往会流露出痛苦来的。头发是可以染的，也可以戴假发，最后还可以做美容手术，那眼睛可怎么办呢？难道总戴着黑色眼镜吗？眼镜总归要摘掉的，那又怎么样？格留云捷里太太心里琢磨着，确实，眼睛能表达一切。那么她自己的眼睛怎样呢？能把她内心世界都表现出来吗？那么她的内心世界又有些什么呢？别人能猜得透吗？比如就这位米罗诺夫同志？

“格留云捷里太太，感谢您的丰盛午餐。真是美极了……弹钢琴的人从哪儿知道这么多俄罗斯当代的乐曲？”

“只要肯出钱，什么都能学会。噢，你要有许多钱那该多好啊！”她说这个“该多好啊”时毫不掩饰自己想有钱，想成为一个富翁的奢望。但格留云捷里太太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仍是那样严肃，让人猜不透。

“假如您真有一大笔钱，您用它干些什么呢？喏，假设一百万？”

“噢，米罗诺夫同志！”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似乎想说明，这些“同志”，如果他们手里真有这么多的钱，他们也想象不出来应该拿它怎么办。如果这个米罗诺夫同志真有一百万卢布，他该怎么办呢？大概他连想都不敢想。可是她却很清楚这一百万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于是她重复道：“噢，米罗诺夫同志，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买一个服装社，给自己缝制各种高级衣服。我自己会缝，我所穿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要挑选最好的模型工人，最高级的裁缝。格留云捷里太太缝纫社，怎么样，好听吗？在缝纫社旁边盖一幢房子，一所私人住宅，里边有小花园和冷水游泳池，我就喜欢这种游泳池。每天早晨上班前，我都要去冷水游泳池，它离我的住处只要走十五分钟的路程。经常在冷水中游泳可以使人的腰围始终保持在五十二

厘米。对了，在我的住宅旁边还要为我的女友玛吉丽达盖一所房子。我和她经常见面，什么都聊。我们幻想的也正是这些。要知道，她就是想有一个温水游泳池……就给她一个温水的，好吗？”

米罗诺夫没有回答她，她也没有等着他回答，还是往下说、说她怎样安排自己的缝纫社，说她同玛吉丽达住邻居该有多好啊！还说，要为人们做点有益的事情，同时自己也会有一种主人翁感。自己拥有财产，也有权力去安排他人的命运。如果这些都能实现的话，她们是决不让男人进这个“Parais”

（“乐园”）的，只允许那些最美的女人进去。因为她确信那些丑鬼是建立不起美的东西的。格留云捷里太太猜想米罗诺夫同志一定会问，是什么会引起她对男人这样的反感。她进而说道：

“米罗诺夫先生，（又称呼“先生”了！）您知道，某个时候男人只存在于我的这个地方，”她指了指自己的头，“只在这儿。这种通常称作爱情的愿望，时而迸发，时而熄灭，时而强烈，时而平息。今年夏天我同一个波兰女画家长时间地谈过这个问题。正巧，那时她也住在这个旅馆里……所有别的东西好象都已经枯萎了，可能一切都是枉然的。”

米罗诺夫边听着格留云捷里太太这种似乎是荒诞无稽的谈话，边走到了这所带有象灯塔一样的塔楼的住宅门口。饭后他还有紧张的工作要做，他很想小憩片刻。

“好，好，米罗诺夫先生，我跟招待员说一声，叫他四点半叫醒您，五点钟我在这儿等您。”

五点钟，格留云捷里太太没有来。而她惯常在约定的时间以前到来，并在大厅里等候他。这使米罗诺夫有些不安：会发生什么事呢？难道由于她而耽搁这次重要的会晤吗？米罗诺夫

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准时的习惯。那时他常到无线电爱好者小组去活动，后来又短波无线电通讯小组去活动。那儿每一秒钟都会决定太空中重要相遇的命运，每一次他都等待着这种相遇，急忙准备好自己的仪器，在规定时间以前，他就已在倾听着这不间断的噪声。这些活动教会他严格遵守时间，不管是约会迟到，还是因开会，看戏，或是公事稍微来迟，他都看做是一种耻辱。现在他在思忖，象他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苏联某组织的代表，却在一次重要的正式会晤时迟到，这将成什么体统！而迟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由于自己考虑不周，没打听一下格留云捷里太太的家庭住址，没弄清会晤的具体地点，不知去那儿该怎么个走法，没在莫斯科学会几句这个国家的语言。唉，真太疏忽了！这个格留云捷里太太怎能让人相信呢！她呀，我的天哪，该怎么办呢？

他在大厅里徘徊着，每隔十秒就看看表，没有一点办法。

“您已经下来了，太好了！”他听到格留云捷里太太熟悉的声音。“请您上车吧！我们还有整整一刻钟。会议五点半开始，请上车吧！”

格留云捷里太太为什么来迟了，其原因还是在开完会、吃过晚饭她才讲明的。今天的晚宴是公司一位主要负责人专为招待莫斯科客人而设的。

“我也觉得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想，如果我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您一定会原谅我的。”

小风开始把停滞不动的迷雾撕成一团一团的，弯月透过这些黑团照着大地，好象一切都冻结了。他们决定徒步去旅馆，格留云捷里太太又抱歉地讲了起来：

“我离开您，自己也去休息了。昨天睡得太晚，同您分手后，我又到玛吉丽达那去了一趟，我们聊到快半夜两点了。回

到家，冷得太可怕，炉子灭了，我的炉子烧的是煤块，我放进一桶煤就钻进了冷被窝。早起我又倒进一桶，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我打算好了，午饭后能挤点时间跑回家去，屋子里一定很暖和，歇一会儿，还要准备参加晚会。您知道，我们必须筹备谈判以后的那种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们要在客人面前‘显贵’一下，讨人家喜欢。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助手卖力，头头增光。我就是要努力做这样一个‘增光’的装饰品。您猜怎么着，我一打开大门，打算坐电梯到三层我的卧室去，突然不知打哪儿钻进来一只小猫，它干净，特别干净，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要我手上来。我把它抱在怀里，带它进了我暖和的房间，给它喂了点牛奶，我们俩就睡觉了。它使我感到非常暖和。我一觉醒来就差五分钟五点了，赶忙穿上这件白色的礼服，急急奔跑。只回头看了一眼，那只小猫从床上跳下来，就去招惹我的那只象。关于我的那只象我还没有给您提起过吧？这个事很有意思，可现在已经晚了，我们也到了……明天见吧！明天早晨我不会再迟到了。”

剩下米罗诺夫一个人，他尽量使自己从这场不轻松的会谈而造成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从那些官场的寒暄和由于担心迟到所带来的不安中解脱出来。他走进旅馆门厅，那儿很安静，昏暗中一些人坐在小桌旁边深深的安乐椅上聊天，跟其他的旅馆差不多。米罗诺夫盘算着，他还需要在这儿再呆三天。然而他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他乘上火车，踏上归程的一幕场景：从车站直接到墓地去，要给妻子和女儿从这儿，从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国家带去鲜花。对了，他明天一定要同格留云捷里太太一起到花店去一趟。

他没有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却出去在城里闲逛了一会儿。时间虽然不太晚，可是街上已经没有人了。米罗诺夫并不知道

在这个城市里天刚一黑，街道上就空荡荡的了。人们晚上都是在室内度过的，或是在电影院，或是在餐馆，咖啡馆，而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家里休息、养神。早晨要按时上班，千万不能显出疲倦和无精打采的样子。“这儿上班可不能无精打采。”格留云捷里太太曾顺口说过这句话。米罗诺夫蹑跼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想起格留云捷里太太那个许诺过却没有讲完的关于大象的滑稽故事，不胜惋惜。

清晨，明亮的阳光使他比平时醒得早，光线透过厚实的帷幕直接落在了他早已忘怀的那张奇妙的画面上。光线照在裸体青年妇女头部那令人吃惊的燃烧着的篝火上；稍高一点，画的右上角，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了分外清晰的字母“L.C.”。米罗诺夫走到窗前，拉开窗帷，明亮的阳光泻满房间。在X城高楼林立的屋顶上空悬挂着一团火球。米罗诺夫多少天没有看见太阳了？！他从莫斯科动身的时候，那里就是阴天；而这儿，雾已经八天没有散了。太阳给他增添了新的活力，使他精神焕发。他推开门，来到凉台上，做完操，洗了一个冷水浴——一下子解除了疲劳和精神上的紧张。“这都是托太阳的福！”米罗诺夫想。现在刚早晨八点钟，格留云捷里太太九点半才会来。他意识到，自己在等她。这一个半小时他都在惦记她。他还在想，格留云捷里太太会给他讲一个什么样的大象的故事呢？这只大象被那误入房间又被扔了出去的那只猫无情地招惹了一顿。他还得耐着性子期待着这个故事，因为今天又是紧张的一天，又有许多事情要办，一直得等到晚上才能听到。太阳出来了，这有多好啊！怎么啦？屋子里为什么又暗了。米罗诺夫看了看窗外，天空已经布满了乌云，太阳又消失了。吃饭的时候米罗诺夫向格留云捷里太太唠叨了半天。

“我们这儿总是这样。”她带着数学教师那副严肃的面孔

说了一声，“我们这儿完全是受大西洋的影响，这里不是加格拉。”

“您到过加格拉吗？”

“到过吗？！米罗诺夫同志，我是生在那儿的，难道这件事我没告诉过您吗？”

在分手前，米罗诺夫听了格留云捷里太太讲述了她的生活情况。他洗耳恭听，没有用问话去打断她。她讲得很详细，但是层次不清，从这件事又跳到那件事。后来米罗诺夫坐上火车，直至回到莫斯科，想起这个故事来，他还打算把它连贯起来，赋予其完整性。他想弄清楚格留云捷里太太的一些生活片断，哪些地方值得抱以同情，哪些地方应该加以谴责。她那温存、没有丝毫抱怨情绪的话语久久在他的耳边回响。她就是这么讲的，并准备一直讲下去，她是有的可讲的，只是没时间了，米罗诺夫先生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您那儿比我们这儿冷得多，是吗？”

“确实冷得多。”米罗诺夫回答说，“您那儿”这个词刺痛了他，但他克制了自己。

“在我成为格留云捷里太太之前，我叫罗列塔·卡拉谢娃。为什么父母要这样称呼我呢？很难说。后来一个亲戚对我说，我妈妈有一个知识渊博的姨娘，她选中了这个名字，可能是从某本小说里选的，就因为这个名字，不论在街道上，还是在学校里我总是受到戏弄。妈妈甚至都忍不住了。我现在仍然爱着我的妈妈，虽然因为她我才精神上痛苦——只有上帝知道，而我……在我上九年级的时候，正时兴穿超短裙，那时所有的小姑娘都象发疯似地追那个时髦，我的一个十年的女朋友有一台缝纫机，于是我也给自己做了一条这种超短裙，刚到公园兜了兜风，就被扣上‘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拖进公安